

在秋天道別

秋天，是感傷的季節，
卻孕育著開始的無限可能……

廖輝英



廖輝英作品集 ⑦

在秋天道別

著 者：廖 輝 英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 · 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 刷 所：崇寶印刷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龍躍天律師 · 蕭雄淋律師 · 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8（民國97）年2月10日

（本書曾於民國79年由皇冠出版社印行）

定 價：250元

ISBN：978-957-444-467-0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在秋天道別

秋天，是感傷的季節，
卻孕育著開始的無限可能……

廖輝英



歲月的凝視

——寫在重排新版之前

每回重讀自己寫的小說，總是出乎意料的感動。尤其在跋涉多年、滿身滄桑時，隔著一大段歲月，凝視當年夜以繼日握筆疾書的心境，縱有敝帚自珍的一點自我疑慮，但很快就被昔日的熱情與幾乎是洞見一切的犀利所撼動，進而激情澎湃、無法自己。

那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時代，人們碰到的問題大都有理可循，解決的辦法雖非一定有效、但總也大致有效；大部分的人遵循共同的普世價值，也擁有相似的經驗法則；那時的人際關係相較起來比目前的穩固而單純，當然那包括所有的親情、感情和人的關係。

那時身為創作者的我自己呢？雖不能說華年正茂，但應該算是一個對生命與寫作充滿熱情與信仰、創作生命剛剛往巔峰攀爬的半新銳作家吧？衝勁、熱情、靈感、敏銳度、毅力、體力……一切正巧都在最佳狀況之下，那是還沒有電腦的時代，每天深夜，

一個人在書房裡振筆疾書，不管冬夏，從黃昏寫到黎明、有時甚至熬到近午，不辛苦是騙人的，當時一身是病，從頭痛、失眠、胃痛、脖頸肩痠痛等等各種症狀都有，每個月還要到台大醫院看病……但提筆寫起小說的那一刻和那一串串不同也相似的夜，我很清楚感到自己創作的愉悅、飽滿與充實——因為，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我的讀者，想到他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閱讀我的作品，受到感動或影響、得到紓解或啓發、有了陪伴或了解……不斷傳回來的回響，讓我感到無論多麼辛苦都值得，因為你是有貢獻的，真正幫助了許多求告無門的人。

從我開始寫作之初，因為身為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很自然就面臨新舊交接的各種衝突，身分的、性別的、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及各種觀念的交錯和擠壓，在我成長與處世時，幾乎都親身感受過。我後來讀到美國小說家福克納所寫的一段話心有所感，他說：「小說家有三種力量：經驗、創造力和組織歸納的力量。只要擁有其中一項或兩項，便足以成為優秀的小說家。」我並未認真反省過自己究竟具備哪幾種他所說的力量，但是，那也應該是文學評論家的事，身為創作者，除了創作，還是創作——我只知道我能夠藉由我的小說，在任何時地和許多讀者心靈相通，那也足夠了。

《歲月的眼睛》和《在秋天道別》，寫於人生經驗與戀愛經驗都相當成熟、但年齡還

算年輕的時候。它們是一本字數頗多的「巨著」，從長達年餘的連載，到出版、爾後不斷的再版，幾年下來，它成為至今為止，我的小說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應該超過二十幾萬本了吧？當然，它應該也是回響極多或最多的一本，而且撼動的人無分男女，到今年九月中旬，還有一位男性讀者對我提起這本小說，足見它的難以忘懷。

非常高興九歌出版社準備重新排印新版。按照原先的想法，這本小說出版時便以上下兩冊面世，主要是考量女主角的一生，剛好有著截然不同的分水嶺，帶給讀者截然不同的衝擊與感受，因此新版仍然沿用兩冊的方式面世，希望讀者看到《歲月的眼睛》最高潮時，掩卷喘口氣，再翻開《在秋天道別》，細細品味。

廖輝英

誌於二〇〇七中秋
台北

〔楔子〕

酒店關門我就走

擴音器裡打烊的預告聲音剛剛結束，輕軟的歌聲使席捲了整座賣場：

「晚安——晚安——

再說一聲——明天見——」

碧莊站在文具部裡，看著店員收拾、上鎖、覆上塑膠布，還有一位忙著為最後一位客人結帳、包裝。一切景象如常，十年來，她在相同的時間，遊走幾家連鎖賣場，看著每一天營業結束時的景象，聽著費玉清清越柔軟的晚安曲宣告一日的結局，日子似乎輕鬆易過，轉眼間居然也三千六百多個日子過去了。

十年間，有多少事情發生？有多少人來來去去？她的生命，曾經起起落落、豐盈消瘦，變化不可謂不大。然而，跑了一圈，回到起點，發現除了歲月的變化之外，自己其實也就是如此——十年前孑然一身，十年後依然也是孑然一身，不曾擁有過什麼，又如

何說失去了什麼？

售貨小姐們匆匆前去打卡，有約的人忙著換裝，無約的人，精神不濟的準備回家。碧莊環顧周遭，心裏有淺淺的喟嘆：要走了，時候到了我就走，沒有什麼留戀之處。只有淡淡一層的想不開：我做不下去，自然有做得下去的人接手去做；我守不下去，自然也有願意守的人接棒再守……這個世界，有些人注定不寂寞，有些地方，鐵定城開不夜……所謂悲哀，只是一種相對的比較。爲了這個流淚，似乎嫌太執著。

碧莊嘆了口氣，準備離去。售貨員已將今天的營業報表拿給她。碧莊很快瀏覽一眼，生意仍然一等一的好！光台北市三家營業場所，一個月的毛利就有新台幣三十多萬。這樣好的營收，難怪新接手的百貨公司經營者要眼紅，不再以抽成方式讓她繼續在三家分公司內經營。

世間事，光是努力也沒有用的，還有太多天命和機運。年歲越大，越知道這些可畏之處，所謂的天命可畏不可違——碧莊拿了報表，慢慢移動腳步，走向電扶梯的方向。她還沒有向屬下的售貨小姐宣布自己準備結束這家百貨連鎖賣場的消息，原因是大家合作多年，突然宣布結束，非常難以啓齒。

儘管如此，該結束也就必須結束，沒有戀棧的餘地。本來，她還以爲原始的百貨盟

主可以長期合作下去，因為它是以人壽起家，以紡織扎基，在台灣赫赫有名的產業。經營百貨雖非專門，不過財雄勢大，很禁得起風浪。而且，這十年來，自己和該公司上上下下處得好極，她在文具賣場經營得有聲有色，連帶的也使以抽成拿房租的該企業收入增加，可謂賓主盡歡。而且，碧莊人情浸透，冰雪聰明，一年三節，節禮加紅包，捨得打點，上下主管經辦，面面俱到，結果平常行事便順利極了，任何關節都打得通，越做越順手。

然而，企業界在檯面下的交易，卻也非她所能逆料，在最好的時機，偏偏將名下的百貨公司三家連鎖店，轉賣給另一家原本經營食品、現在進占小型二十四小時零售賣場的大企業。

碧莊原來還天真的以為，賣場經營者換人，她仍舊可以在原地繼續經營她的文具，反正只要好好做，讓承租公司也有好賺頭，同樣做生意，誰會拒絕？

誰曉得年頭不同，生意手法也有不同。新來者不再沿用以往做多少抽成多少的方

式，而改以收取每月一處四十萬的巨額租金。

碧莊左算右算，就是算不出如果付掉四十萬租金，自己還能經營下去的辦法。折衝無效，只有當機立斷，忍痛割捨算了。

這些日子，她也仔細盤算過，如果將現有存貨盤給接手者，付清應付帳款，手頭勉強還攢得出四十到五十萬的存餘，這筆小小的款子，儘夠她另創生活天地了。

她乘著電扶梯下樓，一路走出百貨公司大門。迎面是兀自非常擁擠的車水馬龍，不久以前，李喬彬的那輛白色雪鐵龍，每晚這個時候都會一邊亮燈閃爍、一邊殷殷守候，然後兩個人有說有笑的一路驅車回家。

所謂不久以前，究竟是多久以前呢？

碧莊闖了下眼，認真思索了一下。想不起來囉，自從他瞞著她開始偷偷約會阮惠安而聲稱去洗三溫暖，事實上她真是分辨不出什麼時候真是去洗三溫暖，什麼時候又是說謊騙人的了。一年以前，他已經一反常例，時不時會有不同或重複的藉口缺席了。

算起來，季新二十三個月大開始由她接手撫養，整整已經將近七年。十年來，儘管有高低潮、有好厄運，有所謂心理調適的平衡問題，但只論共同生活的品質而言，算是好的；單講他們兩人的感情，七年來也一直甜甜蜜蜜，沒有太大的衝突。所謂幸福，原來就是自足於現狀，對對方不做太多要求的意思嗎？碧莊伸手招來計程車，自嘲式的反詰了自己。

車窗外，燈光閃爍，夜台北，似乎才要開始。夜色闌珊，然而，似乎又孕育著無限

的開始和生機，許多情人的攜手共生，都是在夜色中萌芽滋生——她與李喬彬的過去，已然結束。對於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另一個開始，是否仍很容易？

車窗外，燈火迷離。往事、遠景，俱在迷離之中。

碧莊緩緩仰靠在椅背上，思緒不覺跳返從前。自己的一生，真正是從哪一步開始，才見血見肉、傷到骨髓？

在微溼的夜色中，在微溼的眼眸底下，在微溼的記憶板中，一切真的是迷離了——

對一個十七歲隻身浪跡到台北的女孩子而言，走過未婚生子的艱辛歲月，如今能順利盤下百貨公司的文具部賣場，由店員升格爲經營者，沈碧莊衷心充滿了感激。

命運儘管殘酷，逼得她離鄉背井，但畢竟也有寬柔之處。首先，讓她知道金錢雖非萬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所以能夠省吃儉用，以來會的方式存下一筆款子。其次，原來文具部的經營者曾三省不想經營，虧得想起了她，使她有了可以掌握的機會。再其次，她原來的玩具部老闆老姜願意借錢給她，補足她不足的部分，又答應讓她分期攤還。

就在種種善意之下，碧莊步入她生命的另一個階段。

沈碧莊接手經營文具之後，頭一個月，九月逢上開學日，生意大增，月結算下來，淨利高達九萬多塊錢，本來要還玩具部姜老闆第一期借款五萬元的，不想逢到三大節之一——中秋節，按例必須對百貨公司的有關主管送厚禮做公關，碧莊再無現款，因此只好向老姜打商量，債款依次順延一個月下去，讓她將這個月的淨利轉做公關送禮。

老姜看她生意做得不惡，到這關頭，乾脆做個順水人情點頭答應。因此碧莊得以喘一口氣，順

利做了下去。

到了那年春節，碧莊已完全清償了欠老姜的債款，每月盈餘雖有高高低低，但大抵比曾三省告訴她的數目還要高些。只是春節送了一個更大的禮，分別給各級主管和承辦人員，所以碧莊可以說還是分文不剩，甚至連身邊剛頂下這文具部門時所剩的幾萬塊錢，也全部投注下去了。

碧莊春節期間閉門苦思，想從人潮中分析出更適合、更有賣點的貨品，以增加營業額，提高淨利，否則光被這一年三大節搜刮也刮盡了。

因為有主題可忙，有目標要衝刺，所以她那個春節過得相當扎實。寂寞儘管寂寞，人也還是孤獨一個，不過，比起前四年，日子過得真是大不相同了。她至少已闖出了一片天地，開春以後，債款全還清，再來就是開源節流，改善體質的根本。她還年輕，有的是時間。唯一令她心焦的，只有五年未通音信的母親和弟弟。

如今這一轉機，使碧莊更心焦於要拿一筆錢「衣錦還鄉」，來洗刷五年前她不告而別的種種罪過。最快年底，她就可以有一小筆錢，足夠令她母親退休養老了。但碧莊的野心卻是一筆更大的錢——幫她母親買一幢房子，好好過晚年。

還有立信、立義兩個弟弟，現在不知怎樣了？

碧莊突然在剎那間，勾起了濃濃的思念，過去，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因為沒有臉回去，怕再被她繼父打罵羞辱，再將五年前犯的錯重新向街坊鄰居溫習一次，那她就再也沒有新生的可能了。

幾年來，體認到金錢雖非萬能，但絕對是只比萬能少一點點能耐而已的事實。沒有錢，很多事都不可能；有了錢，彷彿背後有人撐腰，連膽也壯了。

因此，回家去，只是指日可待的事，只要她自己準備好。

她很快就會準備好了。但母親和弟弟，是否無恙？

碧莊突然不安起來。這麼多年不通音信，家裡是否都平安度日？除了貧窮和苦難之外，他們，全都安然無恙嗎？

當沈碧莊這樣想時，已是離家進入第六個年頭了。

初春的某一個晚上，她憑著記憶中尤香惜家的電話號碼撥動轉盤。自幾年前打過電話給香惜之後，碧莊刻意遺忘有關過去的一切，連同香惜家的電話號碼也在計畫遺忘之列。五、六年間，滄海桑田，何況人世？

電話響了好幾響，對方才有人接聽，很大聲的「喂」，嚇了碧莊一跳，碧莊一時分辨不出應話者的身分，便生硬的問道：

「請問，尤香惜小姐在嗎？」

「等一下！」

碧莊鬆了口氣！最少電話沒錯，香惜也在。而且沒人問她是誰。

「我是尤香惜，請問是誰？」

「香惜，是我。」